

1932年

第

卷

第

2

期

614

贈閱

孔德文藝



第二期

國立
北平
圖書館

MAY 1 3 1022

目 錄

許司搭夫·佛洛貝.....1-37

G. Sainsbury 著 岳嵐譯

除夜有感.....38-39

倪 諾

南行日記.....40-48

燕 子

給.....49

洛 韋

L'oiseau Bleu 的回憶.....50-55

伯 上

月夜的交響.....56-57

天河生

兩隻貓的死.....58-61

錢端禮

月夜道上.....62

伊 甸

夜談.....63-68

莫 加

夢.....69-70

迦邏斯

飢餓的人.....71-83

情 尼

許司塔夫·佛洛貝 (續)

(Gustave Flaubert)

比佛洛貝第一本書底題目和第二本書底題目，在小說裏很少有更大的對照可以找到了。在『波伐利太太』出版後五年，出現了『薩朗波』。從最沉悶最平凡的現代，著者移到了遠古——移到了那樣的國家，那裏比任何別的文明國家還要知道得少，並且有對於我們是最奇怪最不熟悉的特性和歷史。『薩朗波』是一個卡爾塔日 (Carthage) 的故事，漢尼拔 (Hannibal) 底妹妹的歷史。在寫這故事之先，佛洛貝曾遊歷過卡爾塔日，發覺關於那古城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看了。刻苦地閱讀之後，他找出了所有歷史記載底零散斷片，那還存留下來關於那狄圖 (Dido) 和蘇福尼司巴 (Sophonisba) (註一) 都生存過的古城的，他又發現那裏也很少有什麼可供研究的了。所有他那點點稀少的智識，他已經都織到故事裏，由於他那鮮活的想像和無窮的忍耐之結果，把故事充實了。書底好處是猛烈地爭論過，整個來看，社會對於它的接受却欠佳。我已經指示過那在我看來

至少是不滿意的原因中的一個原因，社會已經有了這樣的印象，佛洛貝先生是不純潔的，而那期望着的不純潔並不能充分地發現，實際上有許多已經刪去了。從這裏來了失望，這種失望，假若不是怎樣可尊敬的話，或者按照這世間的情狀，是唯一可期待的。再者，這是沒有什麼可疑的，那野蠻的景像和那陰影似的人物並不是有美味的。一個酸刻的批評家曾經說過薩朗波可以說是或者可以說不是卡爾塔日的，然而她却不是有人味的；雖然這樣的反駁——假若情況正相反的話，批評家就要說她可以是有人味的，而不是卡爾塔日的了——是機智的，但是這却很少有什麼力量。最後，我們一定要承認，在可厭的細節中的容忍，這是著者無可置疑的缺點中的一個，在這裏有點兒惱人地顯露出來。書裏充滿了流血與苦刑，或者這是足可以證明的，由于我們所知道的卡爾塔日和卡爾塔日的建築。但是使我們那樣子去跟隨亞諾（Hanno）執政官底大痲瘋病，這確乎是無理由的。

故事開始在初次辟由尼克戰爭（Punic War）終結的時候，傭兵們早已開始喧囂着索餉了，元老院一半是撫慰他們，一半是恨那遠離的亞米爾伽·拔爾卡（Hamilcar Barca）已經指定了他底

花園當作大宴全軍的場所。酒喝到了猖狂，園子完全被這羣醉漢們蹂躪了，雖然如此，他們却抑制了自己，沒有去傷害家人，或者侮辱薩朗波。好話哄着兵士們離開卡爾塔日，但是他們却沒有守信，最後他們公然暴動起來，在他們歷來的首領司本地阿斯（Spendius）和馬都（Matho）底指揮之下——後者是個利比亞（Libya）人，他對於女主人翁懷着一種瘋狂的熱情。傭兵們圍了卡爾塔日，而司本地阿斯，一個自由思想的馬格納·雷格西亞（Magna Græcia）的歐亞混血種，却想偷走那答尼（Tanit）女神底外套，神聖的 Zaimph，卡爾塔日底護符。他和馬都從一條水溝進到城裏，達到了他們底目的——獲得這 Zaimph 的敘述，真是一個描寫底奇蹟。但是馬都不能離開這城，假若他不在薩朗波身上嘗試他底最後的勝利，她呢，誰都知道是女神底一個忠誠的敬奉者，結果他差一點落在他敵人底手裏。於是傭兵們退回俞地伽（Utica）執政官亞諾被遣去懲罰他們。他起初很有功效，但是由于怕人的屠殺，終于失敗了，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亞米爾伽回家了。在元老院裏猛烈地爭辯之後，全權交給了他，但是他可以支使的實力是太小了，對於傭兵們他差不多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於是薩朗波被懺悔

神父（舊人物用新名詞來說）所鼓舞，想去尋回 Zaimph。同一位和善的宣讀神意的人經過了一幕神祕的念咒之後，她努力來做這件事情，而由于她底媚語，她終於把它從馬都底帳幕裏帶回了。但是效驗並不神奇。傭兵們依然猖狂，羣衆底狂信從溫和的答尼女神移到了可怕的莫洛許（Moloch）（註二）。一個在卡爾塔日是通常的『火刑』（auto-da-fé）被人們決定了，漢尼拔他自己由于他父親底巧計剛逃出火來。市民集起勇氣來，那愚彌諦（Numidie）的王子拿爾·哈窪（Narr' Havas），他一向總是幫着叛徒的，這時因爲愛薩朗波的原故，離棄了他們，而卡爾塔日最後勝利了，那反叛的全軍，由于強力與叛詐底一種可怕的混合，差不多都死完了。馬都單個兒留下來，作爲都城中的娛樂，在大街上挨了鞭刑，受了可憎的浩痛之後，死在薩朗波底脚下。差不多立刻她也死了，正如她在卡爾塔日的神前所起的誓言一樣，『因爲她已經觸到了答尼女神底外套。』

我不知道有比『薩朗波』更難於批評的書了。在最初讀的時候——至少這是我自己當它初版我讀它時的經驗——它底缺乏那『人』的趣味，它那可憎的細節底繁多，它那野蠻而非真實的世界，那裏的

人物似乎是淡淡的影子，所有的景物在人心靈上留下了一種紛亂的印象，金與血，輝煌與恐怖，這是很難避免感到著者所說的那種神經質的印象的。但是每次繼續來讀它，這種印象消失了。那偉大的天才，他能那樣地重建造成——或者說創造起，假若你願意的話——一個世界，與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是那樣地不同，然而連貫而一致的，甚至於是可能的，並且和那稀少的已知的事實又是那樣地吻合；那描寫上絕對不可超越的優點，同時又有麥考萊（Macaulay）喜歡嘲笑但丁（Dante）的那種事實上的正確；事物底力量和藝術，總之，在人心上奇異地生長起來。讀『薩朗波』有一種效驗，有點兒像那所描寫的麻醉酒或者鴉片底效驗，而沒有不愉快的餘效；並且我們還可以說，這種藥材每次繼續的投加，是比早期的經驗更有力量而更少損傷，這種特性在藝術的天國裏並不是通常的。我們漸漸慣於這個我們所處的可怕而輝煌的世界，紫色紅色的上帝裁判的圖畫，變得一樣的自然，如同在某一個天城（Hollow City）裏一樣，而那殘暴和強力，可憎的疾病和可怕的塞姆族底崇拜，只是戲劇化地感動我們了。假若薩朗波是沒有色彩的話，我們要記得約夫答（Jephtha）底女兒，她底色彩許多都要歸功於『美女

底夢』。假若亞米爾伽是欺詐而殘忍的話，我們知道對於雅各 (Jacob) 和大衛 (David) 底功績也曾有過一些曲解。假若亞諾是生癩病的人的話，那麼納曼 (Naaman) (註三) 是什麼呢？假若沒有這些說明，我不知道『薩朗波』是否可以介紹作為通俗的讀本。這完全是一本奧秘的書，需要啓蒙，訓練，初步的儀式和努力。現在讀小說的人是很少肯接受這樣的一個需求——這話不是不公平。他喜歡他底書一讀就使他喜歡，不是讀兩次，三次，乃至十數次。

又有一個長的時期——七年——過去了，佛洛貝又出現。這次他底担子又有了另外完全不同的性質。『薩朗波』和『波伐利太太』之間的不同，和『感情的教育』與兩者之間的不同，簡直沒有什麼差別。這裏沒有恐怖，沒有輝煌，沒有不熟悉的景物，沒有危險的描寫。我已經說過一個可以更代的書名，像這樣可更代的書名，很有節制的聰明人都可以供給六七個。這真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並且簡直就有點像在失敗一方面的全部『人類的喜劇』(Comédie Humaine)，包含在這兩冊裏。但是佛洛貝的批評者依然不為所惑。德·朋馬爾丹先生 (M. de Pontmartin) 已經告訴他薩朗波可以是卡爾塔日的，但是不是有人味的。聖勒內·泰朗地埃先生

(M. Saint-Réné Taillandier)現在告訴他弗雷德利克·莫魯(Federic Moreau)可以說是有人味的，但是沉悶得使人讀不下去。沉悶，實在對於『感情的教育』是一個有利的攻擊，我曾讀過的一個批評裏說，這書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可愛的事物，但是只是『死了的人』(dead)和『鋸屑和灰塵』(sawdust and ashes)。讓我們看看究竟這真是個什麼樣子。

著作介紹給我們這位主人翁，他正在塞納河(Seine)的汽船上，船正送他回家，在他 College (註)修業完畢的時候——所謂 College 與其說是英國的意義上的，還不如說是法國或者古蘇格蘭的意義上的。他在船上過見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上等人，一位叫做傑克·亞爾諾先生(M. Jaque Arnoux)的，對於他底太太，弗雷德利克·莫魯立刻發生了戀愛，當在一八四〇年，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上等人是無可避免的，既然看見了這位太太有黑頭髮，和橄欖(Olive)色的皮膚，所以在浪漫的意義上正是恰當其度。在他離船之先，那和藹可親的亞爾諾請他到巴黎去拜訪他們，那裏他不久就回去研究法律，于是他到了他母親底家裏，發覺了他底大熱情。當他回到首都的時候，他立刻去拜訪，最初沒(註) College 在這裏指大學預科。

有什麼用處，但是後來漸漸見效了。亞爾諾是一個藝術雜誌底編輯，他底辦公室是那定期的閒遊憩息之地，對於那些大批來來往往的藝術家，文人，政客，和其他這類的人物，其中有許多人佛雷德利克不久就相識了。經過了一些時候，他也能自由出入於客廳和辦公室了，並且發覺亞爾諾太太正像他所想的那樣嬌美，但是簡直一點也不風流，實在是一個模範的妻子和母親，而他自已年歲太輕，胆子太小，無法對她猛烈地求愛。此外，他底交友不僅限於這個範圍。他同他底許多同學也做着某種程度的朋友。人們介紹他認識了一位唐勃勒斯（Dambreuse）先生，一個外省的『貴族』（seigneur），他底名字已經把『de』摻混起來，並且從事於經商理財了。過了一些日子，他底學校裏的知己戴洛里哀（Deslauriers），也來到巴黎，同他管家。

但是他並不心平氣靜地去研究法律，他不覺得他底朋友和巴黎的娛樂使他很愉快。有一次，當他在家別人來拜訪的時候，他發覺他比他所想的更窮了，這在他底思想裏，起了一個不愉快的變更，他底唯一的安慰，就是那有錢的鄉間鄰居底褐髮瘦小的女兒，對於她，他讀了許多浪漫的文學，她也非常地喜歡

他。忽然一個老年的親戚死了，留給他一千二百法郎一年。他自然回到巴黎去了，希望過一種完全快樂的生活。他重新恢復了他舊時的友人，又交了許多新的，其中有許多並不是十分可為儀範的，因為亞爾諾介紹給他一位羅沙耐特小姐（Mademoiselle Rosanette），對於她，弗雷德利克在他那種懶惰而遲疑的態度裏，也進行着戀愛，雖然他從沒有對於亞爾諾太太停止了舊時怯懦的崇敬，以下這本書就成了一部編年史，記載所有這些人和其他許多我們所沒有提到的人們。中心點依然是弗雷德利克，和他那種無決斷的調情，對於亞爾諾太太，羅沙耐特，褐髮的露意絲·陸格（Louise Roque）和唐勃勒斯太太，她呢，最後承認他是『名義上的情人』（amant en titre），並且在她底丈夫死後很想嫁給他。他總是要做點什麼事情，但是從不去做它，他底通常的精神狀態可以在這個景像裏模型地表現出來，那時他正抑制他那溫柔的感情，心裏却想『也許還有別人要來吧，』但是却沒有來的。

書中有許許多多的人物，沒有不本身就是一篇傑作的。那亞爾諾太太底女性的似乎無色彩的德性，羅沙耐特底可讚美的庸俗和乾燥無味的俏皮，那唐勃勒斯太太底斤斤較量的冷酷，那亞爾諾底輕率的

怪僻，他實在愛着她的太太，然而却在她底情敵身上弄得破產了，他太愛藝術了，無法來牟利，他太牟利了，無法來做個藝術家，報章投稿者于松內（Hussonet）底粗鄙的浪漫主義，那劣畫家貝勒靈（Pellerin）底狂妄，那趣味上的政客勒讓巴爾（Regimbart），那誠實的書記杜沙爾地埃（Dussardier），那魯純的貴族德·細西（De Cisy），那模特兒馬丁儂（Martinon），他總顯着四分之三的側面，並且像一塊塞弗勒（Sèvres）的磁器那樣的潔白，那粗俗的戴洛里哀——這些都是可讚美的。但是其中最可讚美的是弗雷德利克他自己，好心，並不缺乏才能和教養，但是像水一樣的不定，沉湎於觀察一個問題底各方面，于是哪一方面都不取，並且在那些比他在哪方面都缺乏才幹的人底手下，受了各種的委曲和失望。即使景物也不可是以減少一點讚美的。內部自始至終是完整的。那到亞爾漢勃拉宮（Alhambra）——在尚隨禮塞（Champs Elysées）而不是在格朗拿大（Granada）的——的參觀，那羅沙耐特屋裏的化裝跳舞會，還有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其中弗雷德利克在外表上是一個觀察者，所有這些描寫很少有能勝過的。但是這書最大的吸引力是書中所展露的，關於那錯綜的舉動和行爲的那種觀察和智識底豐滿，並

且這種豐滿，我毫不遲疑地說，在任何同時代的作者底作品中，是沒有能超過的。

這書在幾十年中只印了四板，而其他差得很遠的書却可以重印到五十次，那麼我們要把這比較得不普及的原因歸之於什麼呢？我只能回到我原來的解釋——著者自己所提示的解釋——就是那不愉快的神經質的印象。讀『感情的教育』的人，實實在在從塘(Dan)旅行到貝爾喜巴(Beershebar)，發覺一切都荒蕪了。書底結尾也沒有什麼特別，從生動的故事終結後，一年又一年地過去，弗雷德利克先遇見了他初時的愛人亞爾諾太太，於是又遇見了他初時的友人戴洛里哀。亞爾諾太太表面上是來還他一批他很久以前借給她底丈夫的錢，但是其實是來默默地懺悔那個悔恨，萊比娜斯小姐(Mademoiselle de Lespinasse)和其他許多的人懷疑這是否比悔恨還要難過。戴洛里哀和莫洛，當他們重溫他們底生活時，都認為他們青年時純粹學生底癡癡，或者是他們所知道的最快樂的時期，於是幕閉了在『一串灰色的生活和冷淡的終結』上。

現在讀小說的人却不喜歡這個。他大概在他底內心也知道這種格局和冷酷是許許多多的人底實在的終結。但是他不慣於事實這樣嚴峻地放在他面前。

大家都接受的寫小說的法則，總需要一種結局（*dénouement*），也許是悲劇的，也許是武斷的和力量不充實的，甚至於像那傳統的結婚鐘，但是仍然是某種『結局』。『感情的教育』裏所包含的無熱情地重溫那愚笨而懦弱的生活是太冷血了，許多人簡直不能承受。他們寧可要正真的諷刺，甚至於司維夫特（Swift）底赤熱的譏諷，而不滿於這種冷冷地描寫失敗與無能。在某種程度，這是一個趣味的問題，是不能討論的；同時在某種程度，這也是一個適於討論的問題，但是不在這裏討論。我祇應該說我覺得佛洛貝底方法是完全可允許的一個，而其結果確乎給『我』愉快。假若最後這句話會顯得自負的話，我只能抱歉地說我不知道有別的標準來嘗試一本小說底使人愉快的特性，或者任何其他同類的事，除了那在各人身上所激起的一種感應。

五年又過了，於是又出顯了『安斗尼聖者底引誘』，一種一部分的再版本。在嚴格意義上很少能夠稱爲小說，但是太值得注意了，這裏簡直不能略過。這是一種半戲劇的形式，描寫和景色都在舞台方面的形式下產生的。爲了要寫得精細，佛洛貝到處搜集所有勃勒斜爾（Breughel），德倪哀（Teniers），伽羅（Callot），德·勃萊（De Blès）的圖畫，還有許許多多

別的，不用說那已經寫成了的幻想，並且在那裏他照例又增加了許許多多他自己的。書是這樣開始的：—

地點是在德貝（Thebaid），在一個山底高峰上，那裏有一個半圓形的平台，被許多大石頭圍着。隱士底小屋作了背景。屋子是用泥土和蘆葦蓋的，平頂而無門。屋裏可以看見一個水甕，幾塊黑麵包；在中間，一本大書放在木凳上，在地上，這裏那裏，散着蘆葦，一兩塊蓆子，一個籃，一把刀。離小屋六七步遠，那裏有個高的十字架，插在地上。在平台的那一端，一棵曲扭的老棕櫚樹，傾俯在深淵之上，因為山是直削的。絕壁底深處，尼羅河（Nile）開展着，像一個湖。左面和右面，視線被岩石阻礙了，但是在沙漠的一面，廣大的黃灰色的波動，一個高過遠過一個，像海灘上的皺紋，在沙石底遠方，列比安（Libyan）山脈，成了一線白牆，遮着紫色的影子。前面太陽正落。北面天色灰暗。但是一直到天頂，紫色的雲，像一團羽毛似的，遮滿了藍色的穹窿。雲團漸漸棕黃了，

灰白色蓋過了藍塊，樹叢，石子，土地變成了硬銅的顏色，空間飄浮着一種細微的金色塵埃，簡直不能和光底顫動分清。

聖者開始默想他過去的生活。當他一一追憶的時候，一種悲苦的感情發生了。他當隱士底運命是那樣的嚴酷，後來又是那樣地徒勞無益。假若那時在一些世間的事務中應用了他底才能，並且有道德地只在有節制的舒適裏過着生活，這樣他不是做得更好一點了嗎？當他這樣想着，而變得愈來愈不滿意他底運命時，奇異的事情發生了。幻影到處飛飄，聲音也聽見了。最後，當又餓又渴的時候，他發覺他底水甕空了，豺狼把他最後的麵包皮偷走了，引誘變得更明確了。一個大桌子，上面有各種各樣的美味昇起在他面前，但是他拒絕了這引誘，一切都黑暗了。他底腳碰着了一個杯子，裏面有錢——最初是小銀塊，以後是金子了。他漸漸思索起來。用了第一塊錢，他可以買一塊羊皮。於是吝嗇的念頭來了一會兒；他差不多已經屈服了，又戰慄着想起差一點兒犯了道德上的罪惡，他正要失望了。忽然間一個幻景捉住了他，他被帶到首都去，做了皇帝底第一個寵嬖——做了他的大臣——甚至於自己做

了皇帝；於是從康斯丹丁 (Constantine) 在幻想中他變成了一個尼布夏得納沙 (Nebuchadnezzar) (註四)，狂飲而且墮落，像一個大皇帝。但是這個幻景也過去了，只是別的跟隨着來了。希巴 (Sheba) 的皇后，奇異地服侍着，來供獻她自己。

當她走了的時候，他底舊學生，希拉里翁 (Hilarion) 出現了。他同安斗尼討論神學和天上的事情，暗示那時大主教底惡事，指示福音書的差別，所有這些都有一種引誘的態度，一直到聖者糊塗了，倦了的時候。他又被帶到一個大廟宇裡或者一串廟宇裏去，那裏所有千千萬萬的邪說和東方基督教的狂信又重複出現了。諾斯替教徒 (Gnostics) (註五)，美尼司教徒 (Manichæan) (註六)，馬爾遜派教徒 (Marcionite) (註七)，輪流着攻擊他；伐倫第納司 (Valentinus) (註八) 在靈界對他宣講，孟搭努司 (Montanus) (註九) 底女信徒喧爭她們底祖師對於她們的寵愛；等級較低的諾斯替教徒在他面前舉行各種盛宴。於是他又被帶到基督教殉難者的監獄裏和埋葬他們的墳地裏去。在監獄裏，他看見殉難者們正悔恨着他們底魯莽，只是用驕傲來支持他們底決心；在墳地裏，他發覺哀悼者，在殉難者底墓旁，用了古怪而從前早有的方式，每夜通宵做着祈禱來安慰

他們自己。別的引誘者又來崇惑他——西蒙·馬格司 (Simon Magus) (註十)，一個印度的裸身哲學家 (Gynmosophist) (註十一)，梯亞那底阿坡羅尼烏司 (Apollonius of Tyana) (註十二)；最後的一個，用了他那輝煌的通神術，差不多說服了他。於是希拉里翁又出現了，使所有舊時的上帝，從無形的偶像，一直到住在阿靈帕司山 (Olympus) 上的神都在安斗尼面前成行列地走過。他詳述各個崇拜底要點，當他把它們弄得非常可笑的時候，他就把它們放在這樣的一個形態裏，可以時常使人想起有點相似的東西在基督教底信仰和實行中。這行列底終結是耶和華他自己，他苦訴在耶路撒冷人們對於他的敬奉底傾頽。

最後希拉里翁宣布了他自己。他是個魔鬼，隨時都可以顯出他底原形，假若安斗尼願意的話。聖者受了好奇心底鼓舞，應允了。魔鬼，由於這個應允得到了一些力量，好像在一片雲上似的把他帶到空間。在那裏，他指示給他自然科學的真理，太陽是不落的，並且沒有天空，一切事物都是無限的，聖者從魔鬼的解釋愈來愈加接受了萬有神教，這樣漸漸細巧地引到了最後的提示，『假設沒有上帝的話？』但是安斗尼是有正當的決心來拒絕這最後嚴重的答詞，而這魔鬼不見了。然而引誘還沒有完。兩

個女人，一個老而枯萎的，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同他爭論。一個是死，一個是罪惡。死獻給他安息，罪惡獻給他快樂。她們同他爭辯，各人都努力表現另一個所供獻的快樂與她自己所供獻的是互相平行的，最後她們互相扭在一起，很奇異地混成一個可怕的形狀而消失了。安斗尼聖者依然有他哲學的思想在他底腦中，他開始滔滔地理論他所看見的一切。於是司芬克斯（Sphinx）（註十三），和希美辣（Chimera）（註十四）出顯了，這兩個哲學理論的代表，爭論得同中世紀的辯論者一樣。他們之後，跟隨着一行『想像中的怪物』——海羅駝吐司（Herodotus）所說的侏儒和所有怪誕的族類——蛇王，獨角獸，和牠們底同伴。所有生存世界底神秘都在安斗尼面前經過了，最後那萬有神教的理想又來到的時候，他差不多要說褻瀆的話了。於是天亮了，太陽出來了，在太陽的中間生出了基督底臉。聖者畫了十字，跪在地上了。

這本『引誘』是我自己在作者書中所喜歡的一本。這是我所知道的夢想文學中的最好的一個樣本，並且夢和幻想底資能，在文學的論點上來看，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許許多多曾試寫這種體裁的作家，甚至於連德·昆賽（De Quincey）也包含在內，都走迷了路，因為他們都想極力在夢底本身上加上一部分神

秘，這種神秘是醒着的心靈對於夢所添扮的。任何人底經驗都可以來證明這是錯誤的。夢中所遇見的事都是十分明簡而實在的，只是在夢底間隔中，和夢境底更換中，做夢的人才會猜疑到有什麼奇異。這個真理在『引誘』中是處處注意到，我不知道有別的书會這樣留心過。人們體驗到所有安斗尼底經歷，確實如同安斗尼他自己會這樣體驗過。對於超自然偶然的置疑是有的，但是實實在在的超自然的故事都用嚴格的質樸而或然的態度來敘述的。

在一八七七年，佛洛貝在『三個故事』的題下，發表了一本書，這書有奇異的優點，供給了所有使他成名的種種文體底極完整的小樣本。『一個單純的心』，確確實實展露了同樣的性質，關於細微而確實的觀察，和同樣的在繪畫上無限制的忠誠，這些是使『波伐利太太』和『感情的教育』著名的。『聖許力安看護者底傳說』，在神祕而飄渺的事上，顯出了同樣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在『安斗尼聖者底引誘』裏所顯出了的。『愛羅地阿司』有『薩朗波』底輝煌，有它那野蠻的色彩和恐怖。這三者之中，我毫不遲疑地喜歡那『許力安聖者底傳說』。諾曼 (Norman) 婢女費麗西黛 (Félicité) 底故事，敘說她底忠心，她底粗淺的腦筋，她底好心，和那

些僕人，親戚，和那與她有關連的人底利用她而毫不感謝她的種種事情，這是一個奇異的智巧，但是它也有它性質上的缺點。人們覺得著者實在是說『我正要使你看看這幅謙卑生活的通俗圖畫，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雖然他是成功了，然而總有點兒勉強和不稱。『愛羅地阿司』又有許多同樣的缺點，像它底原型。屋呂司·維代里于斯 (Aulus Vitellius) 底描畫是忠實得可憎，而風景的描畫却是一幅不可超越的風景畫。書中充滿了死海 (Dead Sea) 和沙漠底氣息，但是那『神經質的印象』依然是個防礙。在『聖者許力安』中，就沒有這種情形了，效力是可讚美的。

傳說按照真正傳說的形式起始在聖者底初生。他是一個有錢的男爵和一個高貴的婦人底兒子，他們過得平安而富足。在他底初生，由于奇異的來訪者，預示了奇蹟給他。他在武士的訓練中教養起來。然而他早期發展了一些流血的性癖。他在教堂裏殺耗子，在花園裏殺鴿子，不久年歲漸長，他有機會在打獵裏放縱他這種嗜好了。他整天在追逐中過日子，少留心於遊戲而多注意於殺戮。一個冬天，他出發得很早，野獸比平常更多。他狂似地殺，一點兒也不想帶回他底犧牲者，最後發現了那在一個無出路的山谷中幽閉着的鹿羣，他把全數都屠殺盡了。於是——

在山谷底對面，森林底邊上，他看見一隻雄鹿，一隻雌的，和一隻小的。雄鹿是黑的，身材很大，他底角有十六個尖端，他底鬍鬚是白的。雌鹿，有枯葉般的蒼白色，正在吃嫩芽，喂奶給那有斑點的小鹿吃，並沒有停止她底步伐，弩弓底嘯聲又響了，小鹿倒地死了。於是他底母親抬頭望着天，叫着一種深沉的聲音，苦痛而且人類的，許力安因此生了氣，第二箭把她射倒在地上。於是那大鹿看見了他，向他跳來。許力安放了他最後的一箭，箭正射中在他底前額，插在那裏。但是雄鹿似乎沒有覺到。他跨過屍身，他一步一步地走近了，他正要扎着他了，許力安在不可言說的恐怖中閃退。但是那強大的野獸忽然停止了，帶着發光的眼睛，嚴重的聲調，像一個白髮的審判官似的，他說了三次，當鐘聲在遠處盪揚起來的時候，『該受天罰的人！殘忍的心！你會殺死你底父親和母親。』於是他底膝搖擺了，閉了他底眼睛，他氣絕了。

許力安回到城堡裏，被這預言所恐怖，差不多立刻意外的事情就發生了，這事似乎正要實踐了那個預言。在驚駭中，他離開了他底家，成了一個流浪的兵士。他在戰爭中的成功，正如他在打獵中的好運，最後，他從莫司倫（Moslem）救了奧西大尼亞的皇帝（Emperor of Occitania），娶了他底女兒，過那太平而輝煌的日子。但是沒有事情可以引誘他去打獵，因為他覺得在他底節戒上才懸止了那預言底應驗。他底妻子極力反對他這種念頭，於是有一天晚上，他出發了。許久許久，簡直沒有野獸出現，當他遇見了一個野獸的時候，不是他沒有準備好，就是失落了。漸漸地他底惡運變得神秘了。他底槍在獵物底身上碎裂了。他底箭在中途就止落了。最後——

所有他追逐過的飛禽和野獸，忽然間又再出現了，並且把他圍在一個小圈子裡。有的是坐着，其餘的筆直站着；他自己留在中間，嚇得冰冷，連動一動都不能。用了最後意志底努力，他向前走了一步，於是技上的鳥兒，展開了牠們底翅膀，地上的野獸，移動了肢腿，一切都隨伴着他。在他前面走着土狼，在他後面走着大狼。

和野豬。凶猛的野牛，在他後面來回搖着牠底頭，在他左面，蛇在草裏蠕動着，那時，豹弓着背，走着文雅而闊大的步伐。他極力慢走，深怕激怒了牠們，而從矮叢裏又鑽出了成羣的箭豬，狐狸，豹和熊。他開始跑起來，牠們也跑。蛇叫着，骯髒的野獸滴着口涎。凶猛的野豬，在他底腳跟上磨牙，狼把牠那鬃毛蓬蓬的頭，鑽在他底掌窩裡。猴子捻他，對他露牙，臭貓溜過他底腳背。一隻熊一爪打掉了他底帽子，豹好像看不起他，抽走了一支箭，啣在嘴裏。在所有牠們底姿勢裏，都有一種譏諷的神氣；他們從眼角裏來看他，並且好像正在計劃着報復，一直到後來，讓蟲子們底嗡嗡聲吵得耳朵都快聾了，讓翅膀底拍擊弄得眼睛都快瞎了，讓野獸底臭味迫得氣都透不出來了，他伸開了手走着，眼睛閉着，好像一個瞎子似的，甚至於連求救的力量都沒有了。

在這種鬼魅似的行列中，並沒有實際的損傷來到他身上。然而它底效驗，並不是警告他，只是使他生氣。他憤怒他無力去傷害牠們；當他走到森林

邊上，雖然他底可憎惡的隨從，在鷄叫時就離開了他，然而新的較輕的欺侮又圍困着他了。他在悶着的憤怒中，走向城堡，預備在任何的一點事物上就要發作。在他離去的時候，他底父母到處去尋找他，這時已經回到了他底城堡中。他底妻子很快樂地去迎接他們，讓他們睡在她自己底牀上。許力安回來得很晚，沒有一點兒聲息，看見了一個鬍子在枕頭上，妬忌得發了狂，一下就殺了二人，他以為這是他底妻子和他底情人。他不久就發現了他底錯誤，終于他做了這可怕的罪惡，他立刻下了決心。他離開了他底妻子和財產，又做了一個流浪人，但是這次的流浪人却是另一種的了。他變成了一個行乞僧，完全專心於懺悔，而做着各種各樣的好事，最後住在一條危險的河底邊岸上，冒着生命的危險，替行人來渡船，不受報酬。最後，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裏，他被人叫到對岸去，在那裏看見了一個生癩病的人，病狀生得真是可憎。費盡了非凡的努力，他渡過了河流，但是他底苦難還沒有終結，如同克利司托弗聖者（Saint Christopher）底情形似的。生癩病的人，要求住宿和款待，許力安都給了他，讓給他那稀少的食物和飲料，——這是一種舉動，按照可怕的猶太人底理論，是把那不幸者底病，傳到他所接觸

的無生命的物件上去。於是他又要求許力安底牀，牀也給了他。但是他冷得要死，許力安不得不睡在他底身旁，兩臂抱着他，用他自己底體溫來溫暖他。這樣做了。

于是癩病者突然緊緊地抱着他。他底眼睛有星底光輝，他底頭髮變長了，像太陽底光，他鼻孔底氣息，像玫瑰底花香，從爐子裏雲似的煙香起了，河裏的大浪和諧地唱着。在許力安底心裏，生了大量的歡喜——一種超人類的快樂，像一個巨大的波濤。但是那把他愈抱愈緊的人，漸漸長大，一直到他底頭和腳碰到了茅屋兩邊的牆，於是屋頂開了，天空可以看見了，許力安昇到藍天裏，面對面地看見了天主耶蘇基督。

要討論佛洛貝底優點，假若不注意到那寫實主義，其中佛洛貝是個主要的領袖，這總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這個不幸的名詞已經包含在那些衰落的字堆裏了，這些字底歷史總是被人哀悼的，但是閒散的心靈，却可以帶着一點興味，來察看威廉姆·奧

夫·剛勃(William of Campeaux)底寫實主義和左拉(Zola)底寫實主義。在後者的意義上，像居司丁納侯爵(Marquis de Custine)所說，這簡直是一種『粗俗的標題』(grossière etiquette)，並且在我看來，甚至於是很難懂得確實意義的一個。當作一個毀謗的名辭來看，這是可以明瞭的，像許許多多的毀謗一樣；那就是說，說話的人並不喜歡他所說的東西。但是當作一個分門別類的形容辭而有一點文學的或者科學的價值來看的話，我覺得很少有什麼重要。我想，假若它有什麼意義的話，它底意義就是忠實的忍耐和藝術才能的感覺，這些使人勇敢地把握住了他底題材，不管那題材是什麼，並且拒絕『這樣被人輕視的』簡易的梗概和成句。這種情形自然更要顯著，當題材是不愉快的時候，所以膚淺的批評家捉住了這一點就不管了，就說所謂寫實主義底意義，就是選擇不愉快的題材。從這裏到細心選擇不愉快的題材為得要適合寫實主義者底名稱，相距只有一步之遠。

現在，在這種意義上，我敢說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把那『標題』加在佛洛貝底身上。他底題材不消說是够不愉快的，但是我不能看出有絲毫證據可以說選擇這些題材正是因為它們底不愉快。或者這倒是

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不愉快是否在任何生活絕對真實的記錄上真沒有佔了優勢。據說沒有人真敢寫這樣的一個記錄，關於他自己底歷史；我們對於佛洛貝所能說的，只是他在某種階級和某種模型上，敢於寫了他們自己所不敢寫的。普通的小說是一種調停和慣例。關於調停和慣例，佛格貝一點也不知道。他特別敢於顯示失敗，我想可以發覺很少有小說家敢這樣做的，除非這種失敗是一種悲劇的，或者是顯目的，他描畫那前途多望的事業變成了空虛，幻想從未絲毫變成了事實，好的志願得到了它們通常的結局，惡的意向也受阻滯而失敗，快樂的集會在苦痛與疲倦中終結，極重要的企圖也這樣那樣地失敗了。或者，這就是寫實主義，假若這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在我看來，寫實主義倒是一個極好的東西。這不消說是愉快的，去讀辛德巴（Sindbad）的故事，當他每次在勝利中回家的時候，照例帶了成千成萬的金幣，但是大多數的辛德巴所有的經驗却是另外一種；我不知道爲什麼大多數的人不應該也有他們底詩人來歌詠。

然而那種對抗性，這漸漸生長起來成了現實與理想間的連合物的，使得在這種意義上來應用寫實主義這名辭，變成顯然可非難的了，因爲這使讀者

以爲寫實主義一定要不理想的。在這種有害的意義上的設想，是怎樣地使甚至於嚴肅而謹慎的批評家都走迷了路，這可以在一些對於我們這位著作家的批評上看出來。一個法國的批評家，聖勒內·泰朗地埃先生，關於他我以前曾經說過，他相信『薩朗波』是對於婦女的理想上的一種攻擊，而『感情的教育』是對於男子的理想上的一種攻擊，還有那『安斗尼聖者底引誘』是對於上帝的理想上的一種攻擊！對於這樣的『蠢話』（Bêtise），要嚴重地說話是很難的，我們只能回到杜米尼底字彙（Dominie's vocabulary）而喊道，『多麼不可思議呀！』（註十五）。

話一定是說够了，爲得要證明我已經說過的爭辯，就是佛洛貝之重要，在文學的創造者上的偉大，遠過於小說創造者上的，雖然我絕不是說在後者的才能上他不能佔一個很高的位置。他那種觀察，對於他所選出來研究的人類性格底模型，是驚人地密切而完整；他對於性格底貫澈統一上的注意是從不迷睡的，他有一種程度極可觀的連絡注意力的藝術，甚至於當題材在讀者看來是無味的時候。人們否認他有想像力，我不能以爲這種否認是出乎閱讀了他底全集的結果。只讀『波伐利太太』的人做這樣的攻擊還可以原諒，只讀『感情的教育』的人差不多一定

會有這樣的攻擊。但是對於這攻擊，『薩朗波』供給了一個充分的回答，而『安斗尼聖者底引誘』連那『三個故事』供給了的回答比充分還要充分。然而他底想像，與其說是虛構的，還不如說是詩情的；這種想像，並不供給他潮湧似的活躍的人物，像司各脫（Scott）和桑（Sand）底想像似的，但是給了他奇異而怪誕的角色；這些角色，他那可讚美的描寫力使讀者能夠同樣地看得清楚，並不是迷迷濛濛的，或者像在煙霧籠罩的空氣中似的。像這樣的想像，能夠同在想像較少的作品中所顯示的那種照片般清晰的觀察與再現混合起來，很少有什麼比這更稀奇的了。

他底不能成爲普及的小說家，照實看來，我不得不再說實實在在大部分出自這樣的事實，因爲他是一個作家，不僅應該並且需要讀兩次三次，在他沒有完全被人欣賞之前。我已經說過在初次讀『薩朗波』時我自己底印象——怎樣我奇怪那書中所特顯的缺乏趣味（那時我這樣覺得），雖然同時我覺得不能跳一段漏一節去讀，並且怎樣好幾年後我又讀它，於是我不再覺得缺乏趣味，我也不再懷疑爲什麼初次差不多違背了我底意思使我一直讀到底。我想許多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讀所有佛洛貝底

作品的時候。人起先被那只可以說是題材底不愉快所打擊，而這個打擊却影響了批評。在第二次閱讀的時候，題材並不主要地佔據了注意力，筆法底可驚奇的優點可以看出來了，而在每次繼續的閱讀中，這個優點愈來愈顯目。

這是多麼偉大，才智相當的人很少有否認的。甚至於希雷先生 (M. Scherer)，他底對於某種題材和某種文體的反感並非不常減少了他批評的能力，也不得不承認佛洛貝毫無錯誤的地位，是一個『著作家』(écrivain)。哈茲列特 (Hazlitt) 在某處談到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說他不讚助也不反對他底人物。同樣的情形對於佛洛貝是極其真確。他在他底本身就是一個充分而勝利的反駁，對於那種理論，說藝術家選擇題材，一定要表示他個人的趣味。佛洛貝對於他底題材完全是個旁觀者；正如法爾司答夫 (Falstaff) (註十六) 會說，它們放在他面前，於是他找到了它們。這些題材在某種狀態顯示給他，而細情細節因此有同樣的地位，如同彭揚 (Bunyan) 底『神聖的戰爭』(Holy War) 裡的正確而細心的敘說，對於那些懷疑者和兇殺者底軍隊。爲了要在參考中尋求真確，那種非常的困難，是足可以在那關於『薩朗波』同一位研究古學的批評家的辯論裡顯露出來，他描

寫他底印象和想像的真確可以認為同樣地精細。我們不能想像佛洛貝遏制了一種意見，因為它不容易表現，或者把握起來不愉快，或者在某方面難於駕御。他是完全贊同哥幾葉底意見，輕視那些表現思想的工作中不能真切地表現他底思想的著作家，並且他還可以認為贊同哥幾葉底意見，關於注重字典底優良，如同讀本一樣，因為他所應用的字簡直是無限的。

現在所有這些特性與其說是小說家底，倒不如說是精妙的『文人』(Littérateur)底。大概沒有別的文學形式，在其中它們可以鋪展得這樣好，如同在小說裏似的；確乎再沒有別的形式，在其中它們可以被別人這樣滿意地欣賞。拿起佛洛貝底書來，讀一章，或兩章三章，很少能牽涉到那已經熟知的故事。他底分散的圖畫，我已經說過，是可讚美地並且無可譴責地相融合起來。但是它們個體的優點是這樣多，它們有那與聯合相脫離的趣味。他是一個作家，在他身上，可以拿各人種種不同的情調來作試驗，正像在一幅畫上，可以用種種不同光線來作試驗。他顯然耗費在他作品上的那種浩大的勞作，在同樣浩大的優越裏完成了。他底櫃子裏有秘密的抽屜，在常久的熟悉之後才能够發現。人們說得很公平，他用了一對形容辭就可以描寫那巴爾扎

克 (Balzac) 費了一頁勞苦的分折所描寫然而還不能盡善的。所有這些特點，在小說家是這樣地稀有，以至有些人或者覺得與小說家底性質有點不稱——這樣的謬論，在純粹是通俗圖書館的閱讀者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在批評家確乎是不可恕的了。佛洛貝是個小說家，而是偉大的一個，在一般的見解，做一個戲劇家或者詩人，他也許可以更偉大些，假若他底天才使他傾向於這方面的話；但是他很少能更偉大了，在這些人底意見，他們喜歡歡迎偉大在它自己所選擇的形狀裡顯示，而不提示它應該隨了他們預存的意見來穿它底衣服。

自從佛洛貝在一八八一年死後，發表了許許多多關於他的，不是可以建設批評的新材料，而是很重要的文件，為更正或約束已成的批評。第一，出版了遺留下的作品，『布伐和貝居歇』（關於這本書，有幾點上面已經說過了）。這是佛洛貝唯一的失敗。在結構上，這有點像一種逐一的敘述，含有一種『格里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底格式的浩大的發展：實在，佛洛貝可以受這樣的責備，因

爲書裡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那上面說過的泰朗地埃底荒謬的批評。二個巴黎的小職員，他們二人有了一點相當的資產，到鄉間去享他們底餘年，並且都是非常地失望。他們讀歷史，只發現這都是蘇頓的蘋果（Apples of Sodom）（註十七），讀文學只是受惱而感到幻滅，讀科學只是瑣碎而誤事，慈愛發覺對於他們底被保護者是沒有價值的，甚至於罪惡，在某種程度，發覺在腹裡很酸苦，而在嘴裡也不怎樣甜蜜。在未完結的部分底『布局』（Scenario）中寫着，『這樣一切都在他們手裏說瞎話。』現在這個結構，雖然是個很野心的，然而不是一個不可能的了。那傳道者（註十八）用了十二頁，在很久以前，已經做了這樣的工作，並且比這更多。柴開雷先生在十二本書裡做了的也不很少。在他精力底盛期，佛洛貝是否能做這工作，這是一個沒有什麼重要而可以有的論題。在事實上，他却沒有這樣做。

近來一般對於佛洛貝的興趣（在寫這篇文章底梗概時還不很濃厚呢）漸漸增加了，並且他底年幼的朋友們自然主義者，已經在一個驚人的態度裡扭歪了他底方法，或者扭歪了一些極力近于這種方法的東西。甚至於早期的閒談已經談到這四個人的某種聚會——佛洛貝，左拉，都德（M. Daudet），和

那俄國的小說家屠格涅夫（Turguéneff）——他們時時聚在一起，談些法外的事。在佛洛貝死後不久，出顯了他那更早年的朋友麥克辛姆·杜剛先生（Maxime du Camp）底回憶，裡面包含了許多關於『波伐利太太』底著者的，並且關於他底特點發展了一整段的理論，說這都是受了重病的影響，他成年時代底早期所得的病，已經在某種奇怪的狀態裏阻止了他底創造力——所有他底觀念都是早先就形成了的——但是留給他純粹文學的才能，可以全力來發展。這種理論，在佛洛貝後期的朋友中激起了不少的憤怒，恣縱於筆戰之外，他們開始陸續發表了他底書信（還有一些不重要的早期作品）這些一直留存到現在。由於這些信（在最早分期發表的是那些同喬治·桑〔George Sand〕的有趣的通信）並且由於別的文件，兩個極有趣而極重要的事實弄清楚了。第一，佛洛貝底可讚美的文體（從前已經感動了所有適宜的雖然很少的讀者）是由於完全偉力地研究了『適當的字』（mot propre）；第二，這也已經被批評家預想到的，就是佛洛貝佔了一個很特別的中間地位，在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在兩種文學技巧的理論之間，一種是以純粹觀察所得的事實加以理想化爲主旨而有時不太注意觀察，另一種

是以觀察爲最先，假若不是最終的話，而有時徒爲外觀而不加意於任何理想化。這些個人詳情底發表，按照世間的情形，對於佛洛貝，激起了一種比從前更廣遍的雖然或者不是更有理解力的興味，在流行的文學刊物上，對於他的討論，已經成比例地更加活躍了。但是我不知道對於以上所說過的批評，還有什麼要增加的。在這種缺少自然而多於研究的文體中，佛貝很少有超過他的人，假若有的話；在諷譏的觀察對於生活底不愉快那方面，他更少有超過他的人，或者沒有；除了他自己寫實主義者那樣地搜檢『文件』（Document）之外，在主持藝術底絕對的特權，進一層絕對的責任，是要理想化超越化這一點上，他在現代的作家中是孤立地站着。在一個更快樂的性情和環境（Milieu）中，他也許（不能說定他會）做得更好些；在他所有的性情和環境中，他已經做了偉大的事業。對於衰頹了的寫實派和自然派底致命的錯誤，許多派中自己的證人應該不算，他特別曾經是一個活着而寫作的證人。

不久以前，一直到現在，佛洛貝底軼事作品已經發表了。關於這些作品，本著者所寫的一篇論文，可以在一九一九年的『文

厭↓ (Athenaeum) 中找到。但是在這篇文章裏來談到它們，或者談到他底痼病，或者談到關於他生活的誹謗，這似乎是不必須的。實在的作品是實在的東西。

(註一) Dido 是卡爾塔日的皇后，她戀愛着那從海上飄來的 Aeneas。他在卡爾塔日住了一陣，被 Mercury 所迫，離開了這慇懃的皇后。在憂鬱中，Dido 燒死了她自己。

Sophonisba 是 Asdrubal 底女兒，Syphax 底妻子。後來又嫁了 Numidie 國王 Massina。他送她一杯毒酒，當作結婚的禮物，爲了減少她在 Scipion 勝利中顯身的恥辱。

(註二) Moloch 是 Ammonites 的神。他需要我們犧牲我們所最喜愛的。在祭祀中，孩子們要在火裏走過。

(註三) Jephta, Jacob, David, Naaman, 都是聖經中的人物。

(註四) Constantine 是羅馬皇帝，信基督教，生於西歷二七四年，死於三三七年。

Nebuchadnezzar 是巴比倫皇帝底稱呼。

(註五) 諾斯替教 Gnosticism 是一世紀至六世紀時所盛行的宗教哲學派。他們應用波斯希臘的神學，來說明基督教底教理。

(註六) Manichæan 是 Manes 教徒。他們崇拜祖先爲神。

- (註七) Marcionite 是修行的諾斯替教的一派，在二世紀爲 Marcion 所創。
- (註八) Valentinus 於西歷一四〇年及一六〇年在 Alexandria 和羅馬講學，創諾斯替教。
- (註九) Montanus 是 Phrygia 人，他說他接受了聖靈所沒有賜給基督教聖徒們的特別智識。
- (註十) Isidore 告訴我們，Simon Magus 死在 Nero 王朝，他說 Simon 會同彼得和保羅爭辯，並且應允飛上天去。他果然高高地昇到空中，但是在由於兩個教徒底祈禱，他落在地上了，因爲這是魔鬼把他昇起的。
- (註十一) Gymnosophists 是印度的一派哲學家，赤着腳走路，差不多不穿衣服。他們住在樹林裏，吃樹根，不結婚。他們相信靈魂輪迴之說。
- (註十二) Apollonius 是個方士。據說他能起死回生，並且有隱身術和分身術。
- (註十三) Chimera 是一個怪物，羊身體，獅子頭，龍尾巴。生在 Lycia，爲 Bellerophon 所殺。
- (註十四) Sphinx 是一個女人臉面，獅子身體的怪物。牠給人謎猜，猜不着的就殺死。Oedipus 猜着了。Sphinx 遂自盡。這謎是：『什麼東西用四隻腳，兩隻腳和三隻腳走路，但是用的腳愈多愈顯得軟弱？』

(註十五)Dominie 是一個鄉間教師和學者，窮得像教堂裏的耗子，謙和得像個女孩子。他抄引拉丁文像一隻『文學的豬』(Porcus literarum)，並且喊，『多麼不可思議呀！』

(註十六)Falstaff 是 Sheakespeare 劇中人物。

(註十七)Apples of Sodom, 據 Strabo, Tacitus 和 Josephus 底描寫，是外面很美觀而其中却充滿了灰塵。這些『蘋果』其實是樹癭，一種叫做 Cynips insana 的蟲子所產生的。

(註十八)傳道者 (Preacher) 是指 Solomon, 聖經中傳道書的著者。

G.Sainsbury 著 岳嵐譯

除夜有感

陰沉銀灰的天空，
迷漠枯色的樹叢；
江南冬天的黃昏啊，
是十分的淒冷！

千里的漂泊，
恰合這種景色；
靜聽我的心啊，
又在溫柔的悸動，
是不覺的又沉陶
在舊事的美夢中；
是不覺的又回到
家鄉溫存的懷抱。

家鄉是該要更冷，
但小房中有爐火熊熊；
家鄉該要更寂靜，

但那兒有親愛的友朋。

歡樂的兒童時代，
熱摯的青春美景，
本已倏然的逝埋；
心啊，你又何苦淒痛！
又何苦懷着無告的悲哀，
心啊，你該稱幸你的過去，
將它永溫在心懷；
勇敢的向着蒼茫的未來。

去啊，你該懷着過去的幸福，
走上艱苦荒寞的人生古路；
不必感慨，不必淒傷；
你所失却了的親愛的一切，
都要永生在你的胸膛；
你只須含了微笑的前往！

1932。倪諾

南行日記 (一九二九年)

1. 途中

八月六日

早晨被T.哥從夢中叫醒；天正開始亮起來，煤油燈的微弱的光照着暗藍色的屋裏更顯出慘淡來了。

本來和同行的L.先生約定好在今天早晨六點鐘以前他來找我，我們再一同去車站，然而等了好久，天也全亮了，他才來的，隨後我們就一逕地向車站坐着洋車走去。

南池子的清晨在今天的早上，覺得太幽靜了：微涼的陣陣夏末的風吹着；兩旁的槐樹都長成很濃的蔭了，但是它的落花都是無影無跡了。

所有的夏晨，由家裏去學校時，這種景色每天都會見到的，那時的心裏多少總帶着忻快，而今天心上會感覺到這樣的沈重了。

——還能再見到北平麼？再見到時也不知要在

哪一天了……。

心中充滿了與北平城的離情。

到了車站裏，東張西望，見不到S君，他昨天在他家裏跟我說今晨他要來送我。我落寞地在月台上走來走去，直到車將開時，我才走入車箱來。

在我們的對面，已經有大約是母女子三個人坐在那兒了。那個小孩子老是吵鬧着，隨着他的母親就從提籃裏給他拿出來一個雞蛋：小孩才不鬧了。母親就和她的女兒停在緘默裡……。半天以後，這位母親在窗沿上寫了一封短簡交了她的女兒，她的女兒也就下車去了……。

當她的女兒在擁擠的車上隱去了的時候，我看見這位母親用着手絹來擦她的紅眼睛……。

——呵，這是她們的別離啊……。

車到天津已是中午了，我們隨了一個旅店的夥計到旅館裏去休息了，再等候着下午六點的津浦車。

洗過臉，喝了茶，獨自一個人就在炎熱的太陽光下，生疏而且狼藉的街上走着，吃過中飯，隨後又在愧悠着了。走到旅店的巷口的對面喝了一瓶汽水，買了些明信片走了回來，靠着旅店髒亂的桌子

前，給北平的S君和我家裡的人寫着簡單的報告在買來的明信片上，之後我又走向夕陽照着的悶熱的街上，詢問了寄信的地方，把它們投在裏面，又在旅店的門口呆呆的等着尚未回來的L.先生。

我們趕往車站的時候，車也將要開了。

車箱裏還沒有燃起燈來，天色已經一點一點地暗下來；憑倚在窗口，望着一片片的田野飛奔過去。遠處的落日煊染着樹林，透過黝紅色來，到處人家屋上的炊烟旋繞着。暮天的景像都在眼前馳過去了。這時茶房把一盤咖厘飯端到我的面前來，我將車窗關閉了，拿起匙子吃起來，我太餓了。

車外的景色已經看不清楚了，黑夜又把一切蒙蔽住了，但是那裏面我深覺得隱藏着很多美的東西，這是我的筆斷不能寫下的，祇好留在我的想像裏使它濃厚起來。

今天夜裏祇好暫時的受罪了：乘客是這樣多，那里有地方讓你躺下呵！明天等去濟南的旅客們下車，才能很適宜的睡下去。

車裏的悶熱和人的汗氣同紙烟的烟氣使人真要窒息。

睡是睡不成了，聽着他們的鼾聲真有些使我不高興。

出了車箱，靠在車外的鐵欄前，聽着火車的急進。不久之後又出來一個，他正是L先生朋友的朋友，我只知道他姓李。我們在那裡沈默着，聽着火車機械的車輪的聲響，我們又談着我們各人運命的惡劣，在那情景中，只須說微少的幾個字就可以使我們感動了。

機關車裏的火紅的烟同煤渣在我們的頭頂上掠過，這時四野更是荒涼，黑暗，于是各自又靠在那裏，領受自己的痛苦了。

夜涼的風吹着我們的薄衣，回到車箱來，恰好在我的對面有一位旅客正要在下一站下車，我就預先在那里坐下，把車窗開了，胳膊靠着窗口，頭陷在胳膊裏睡着了。

不久以後，窗外的冷風把我逼醒，我就拿出我的日記本來記了上面的事情。隨着車已到了東光，立刻有站上小販的叫賣聲傳進車裏來，旅客們都從夢中醒來，揉着眼睛……

——是東光麼？

——哦……

八月七日

晨醒來，天還沒有亮，人很疲倦，昨夜是在箱子上睡着的，迷濛的坐起來，兀兀地看望着朝陽照到各處的淡紅色。不久太陽就升起來了，從窗口輝煌地射過來，落在倦意的旅客的身上……。

八月八日

天要下雨的樣子，陰沉沉的。

渴望地想見着我的祖母，我的姊姊……了。一天是這般的長。

八月九日至十七日

都在孤寂的旅客生活中過去了。這裏面經過了在南京長閑的下午；上海暴風雨中，小巷裡踏着；一角小樓上的父親的身邊也待了幾天，那幾天中不過是是陰沉的，從小小的窗子看着長的雨絲落到深深的巷子裏的底下去。所過的無非是如此。

不久就與父親和妹妹乘着汽輪到祖母的家鄉——曹娥——去住下了。

2. 曹娥江畔

八月二十日

獨自一個人坐在後面的池畔，望着水裡的月亮，四面的人家都已靜悄了。我低聲的歌唱那在古城裏學來的歌，冷寞的很！

像我這樣的人那里會有家鄉啊！除去北方的大城——我的生地——之外，我都覺得對我是荒漠的。在這兒我也找不出能和我談幾句話的人，他們啊就會整日的拉胡琴，唱小調，厭煩呵！

來到這兒已好幾天了，這兒的景緻使我很中意，又有那一家一的小酒店裡面的情趣倒使我很愛好。

但是總是寂寞，沒有朋友，沒有……。

八月二十三日

日子過的太閒散了，也沒有寫日記的趣味。

每天傍晚，看見池沼那面茶棧中的散工，走出來的這些檢茶的女工們——尤其是那些年青的姑娘

們很喜悅地走了出來；在黃昏時，奔回家裡去，趕忙地到河邊去淘米，洗菜，看着等到飯煮熟，又忙了一大陣……這才是生活呀！

晚上醉了，江邊乘涼。在沙汀上，漫無邊際地坐到天黑。

八月二十四日

每天早上都到江邊去散步時，就有一陣陣微涼的風吹着，塘路上的青草也將要吹黃了，這早秋的涼風帶來草叢間蟋蟀的叫鳴，驀然地我想起了——
——哦！已是將近開學的時日了，舊日秋季開學時的景像豈不都是這樣麼？

回到家來，一心地就要來北方了，學校中的一切事物都在緊緊地縈繞着我，催我趕忙的起行。

八月二十五日

晚上到桂花橋頭去看南方鄉間的戲，在人羣裡擠了半天，後來才遇到M哥，他立刻拉我去喝酒，在傍河的一家小酒店裡；戲台正是搭在河當中，酒店的位置很高，坐在那兒正好看戲。

小店夥給我們各人斟上了琥珀色的「狀元紅」——紹興酒之一種——，毛豆一盤，羊肉一盤，——這是在桂花橋比較珍貴的東西了。

一碗又一碗。醉薰薰地走出酒店了；M哥也不知到那里去了。戲是聽不懂，轉念我就自己走向江邊去。

穿過無人的小巷，走在石板地上，脚下咕咚咕咚的發響，背後戲台上的鑼鼓聲漸漸的離遠了，我走向靜寂的沙灘上。

我在潮濕的沙灘的斜坡上，躺了下來，半明的月色照着江邊三兩停泊的烏篷船，更顯得沈寂了；想哭不能，想笑也更是難事。江水潺潺，願與江水共去飄游。

遲遲歸來；醉中記此。

我毫不珍惜的過了許多的日子，最末中秋節的夜也過掉了，也是獨自的一個在江畔，四圍陰森森的，秋風吹起一片江水，月影也悠然的在水中波動，這個的第二天上午，很早就離別了我那老年的祖母——那里知道這就是我和她的永別了，她是在我流落外鄉的兩年中死去的。——

跟隨我們的下人，他肩負着我惟一的行李——一個鋪蓋。我們同在清朗的天空下，順着長堤走着。

到了渡頭，曹娥鎮的人家早被樹蔭遮蔽了，我的下人給我買了兩個老玉米，我也沒心去吃，放在包袱裡。

渡了江，我打發了下人歸去，我也就又在歸途中了，重新來到北方，過這城外，「修道院」似的生活。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風夜改抄。

燕 子

給——

我們也曾圍着火爐，
沉默着度過了無數冬日的傍晚；
我們也曾在長堤上，柳蔭裡，
一同觀看鄉人們，
在河邊洗他們底蔥菜。

深夜夢醒後，
我們也曾悲泣過，
各自悲泣各自的運命。

現在——
苦痛已濛朧，
像褪了色的古畫，
思慕已稀淡，
如晨曦後的星光，
但是誰都不知道
爲什麼微笑總生在我們的心裡。

洛 韋

L'oiseau bleu 的回憶

——零碎雜感之三——

這一篇東西，很早便想完成牠，然而因為別的原故，總未動筆，現在寫起來，情感一定不如當時的濃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隨牠去了……

青鳥，這是一部非凡的劇本，比國梅脫林(Maeterlinck)——生于一八六二年——的大作品，他以青鳥潛代了無形的幸福的本身，使兩個農家的小孩，在純潔的夢境中去搜求，這樣帶了深刻旨意的劇本，我演過了，曾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那時候是民國幾年已記不清了，只記得是學校開紀念會，由楊慧修先生選擇了這劇本，演員是自由報名，角色是由先生派定的，我是被同學拉進去的，因此竟選了作主角中之一了，我不願意擔任，然而「不死也得死」的派定，于是我無法擺脫了。

我在閉着雙目，細想這經過，這是很可貴而感到快樂的！

每天晚上，我們快活的念着，一邊嘴裏吃着糖

的時候，幾乎我忘去了是在路隔遙遙的學校中，我們都是非常吵鬧，有時說一句玩笑話，便引得全體哄堂大笑，於是楊先生便作起生氣的面孔，發出叱罵的聲音，想要我們稍微安靜下去，然而我們總覺得在楊先生的叱罵聲中，一部份是出于快樂上的，所以我們並不因此而老實。

到了晚餐時，便是我們的休息時間，我們都在一塊吃着，吃過飯後，還有一點為我們消化的時間，於是我們便跑到風雨操場中搶柱子玩，或者聚在一間房中，作彈子的遊戲。曾記得有一個女生還爲了這而哭咧。這兩種飯後的遊戲，差不多都成了習慣了。

有的時候，馬先生也來加入，不是遊戲，也不是演劇，是在一邊看着我們，臉上帶了笑容。

過些日子，楊先生對我們說：『須要背誦第一幕了』，這是應該如此，因為我們念的時候已經許久了；但是這在我當時看去是很可怕的，背誦與明誦究竟是相反得利害，不看着一定要背錯，那很難爲情的，我便這樣想着，到了背誦的那一天彷彿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將要來到一樣。

忽而，背誦完了，並沒有任何意外發現。

以後，每天如此，一邊嘴中還是吃着，我們丟

開書本在背誦，表情是不曾用。

紀念日快來到了，我的心靈緊張的很。

離紀念日只有一兩天的時候，我們才正式裝扮起來，在風雨操場的台子上預演了一回，許多人都免不了忘記，尤其是我，幸而台後有人在提着，不致于急得滿面通紅，還記不起一個字來。

只有這一隻青鳥，獨個的慶賀這紀念日。

我們的上台，是在傍晚時分，上午及中午是些展覽或乒乓比賽。

時間已到，一刻都不能延遲了，那時我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心境，我現在想，也許如同一個死囚被判決了今天處以死刑，於是那死囚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刑場上，心在跳躍着？急烈的？或者是呆在那裏了，而且沒有感到什麼似的安靜着？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再不然便是在森嚴的空氣中，被晶亮的刺刀上的寒光，閉塞了一切的意識了麼？……但是，不，我覺得不是，彷彿是在高興着！那末，你高興着不久之後，在大家面前傀儡一樣的背誦，而他們以諷刺的目光注視着你，你爲這個而高興？我自己一點都不明白，我不能斷定。

終於，開始了這劇本，我便背誦着，我不知道我的表情，也不知道我的聲音是否每一句都傳入了

聽衆的耳朵中，我爲了高興而失去了知覺！

時間消沉下去了，一幕一幕的繼續着，於是這一隻難以捉摸的青鳥便算宣告終結了。

我完全是在迷夢中似的，台下橈子倒地的聲音，以及大衆的呼東喚西的聲音，聽去好像是一個熱鬧的市集。

手中拿着學校送的玩具及幾塊點心，坐了車回去了……

我的記憶只在此便消失了，這以後的數年中，我忘記了這隻幸福的青鳥。

一九三一年正月中，正在坐着吃飯，房東的 Radio 正演放着，我毫不經心的聽着這 Radio 中所放送出來的東西。

忽地我聽到了，很清亮的聽到到了 Radio 的值班員報告着這個時間的節目：『……現在繼續着青鳥的放送……在森林中』。

驀然觸動了我的心弦，青鳥！青鳥！忘却了的青鳥，在我朦朧的意識中飛翔着，牠在呼喚我！

怎樣呢？我好似有一盆冷水澆頭似的恢復了清醒的知覺，然而又立刻使我落在孤獨的回憶中了，……森林中！在那黑暗的森林中，樹木們都在交談，靜悄悄的來到了那尋求幸福的兩個小孩，他們向

牠們訪問青鳥在何處，牠們不曾給他們指示，只鬼鬼的向他們發出惡言……我感到了我自身已處于這個神秘的樹林中了！我被那些樹精包圍着……猛然，目前的動作驚破了我回憶的美夢……呵，我是在這裏！在遙遙的他鄉！

現在我仔細想起來，十分感覺到莫名的悲愁，我思念那當時一齊而現時各散四方的同學們，是呵，有的已寂然離開此世，有的已杳然不知所在，那些四散的同學們一定不會曉得有我獨自在他方作着悲悽的回想，也正沒有人會知道我在想念着他們，想念着他們！……。

現在的歡樂

現在的聚合

我們盡量的享受吧！

但是……

你若是才一放開了你的雙手

那復得的是無限的悲愁！

上帝創造了歡聚

也創造了失離

先施于你微小的欣悅

終於再賜你無盡的傷悽！

上帝呵！……

你如何不使人們的心中
用這現時的欣喜

去回憶到當年的悽離？

一九三一，二，廿五日初作

一九三二，三，九日重抄。

伯上於杉本方

月夜的交響

有如睡眼朦朧的美人從夢中醒來一般
大大的圓圓的黃月從那輕烟濛濛的樹林裡上昇
我的心也隨着它在渺渺茫茫的空中徜徉
不知將適往何方
只覺得人生似烟雨中迷沒了的一片空江
滿眼瀟瀟的雨灑白白的烟飛
僅餘下悽惻的心地和咫尺內的行路

* * * * *

從那遙遙的遠方忽然又聽見急切的橐橐的節奏
引起村落的犬聲互相呼應互相傾軋
悠悠的間歇的洪亮的鐘韻
行賣者的呼叫在燈火輝映的街上飄流
不知什麼人的脚步沿着慣行的路而穿插上去
從那喧闐的人海裡偶然傳來的只是一次的呼喊
好像一溜烟一瞬間就消沒
又添上烘烘的炮竹向天空冲騰
在悶沈沈的大氣中爆裂
時間又過了幾刻

物質又燬滅了一些
又燃起許多火燄
又發揮人的多少心願
一直到一切聲音都罷休
空留下滿地靜寂的安眠
它依然粥粥橐橐隱隱約約
忽遠忽近孳孳孜孜微響不歇

* * * * *

戰鬪的金鼓又起了
轟轟的火車在滾滾前進
轉動錚錚的鋼輪和稜稜的鋼軌搏擊
擁戴昂昂的機關車在黑暗中直衝
推挽丁鐺的機械跌宕的互相軋響
只有渾一的烘烘的熱力在地面永恆迴轉
噴湧洶洶的白烟
引着悠揚的長麾
空間的英雄啊瓦特的精神
你燃燒着滿懷的石火光恆
放開炬火似的巨眼在探照四圍的幻影
踏開大步征服莽莽的大地

* * * * *

天 河 生

兩隻貓的死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的下午；我從學校回到家裏時，父母親都出去了。四弟們又都還沒有回來，所以家中顯得特別冷清。我忽然想起了後院盛開着的丁香花，便放下書包去看。

『你在這裡作什麼呢？』我問蹲在花蔭下嚴肅地撥弄地下的泥土的二姊。

『三弟，你知道嗎？今天中午小貓就死了。』她給我解說，輕輕地嘆了一聲。『偶然，我覺得牠的胸部只有一點微溫了。我便慌忙用水壺暖着牠，又叫李媽去買了牛乳和萬應錠來餵；可是一點也沒有用，牠依然慢慢地呼出了牠最後的一口氣而死了。你看，現在我把牠裝在一隻小木匣子裏埋葬了。』說時，她悲傷的眼光又重落在那蓬鬆的新墓上，深深地思索起來。我也不禁爲這隻活潑可愛的小貓的消亡和二姊哀悼的表情所感動了。

『牠睡在濕潤寂寞的地下，該是非常戀慕牠的在老貓柔軟的懷中和人們溫和的撫循之下的短短的一生罷？並且一定也是很感謝二姊給與牠的臨死時

的仁慈的看護罷？……』我凝視着芬郁的丁香花上的碌碌的蜂羣，這樣默默地想。

『姆媽也許快回來了，我們走罷。』二姊站起來說。

『好罷。』我們便踏在院中鋪地的磚上走着了。這時小貓的影子，在我腦中像才醒後憶起的夢中的情節一般的輕飄了。

『你上那里幹什麼去了？』我問剛從西跨院裡走出的三姊說。

『二姊，別告訴他！』她不但不告訴我，而且也不讓二姊說。

『爲什麼不能告訴我呢？』說着我就走近西跨院。

『別進去！』她也不說出爲什麼不許我去的理由，就徑自走了。我不由得生起氣來，便推開了那扇綠門去探看這秘密的究竟。

一只被繫在煤屋的破門框上的肥大的黃貓，聽見有人聲近來，便用那雙炯炯發光的綠眼怒視着門口。牠已經很疲乏，沒有再努力掙脫那拴着牠的繩子的氣力了。

我立刻明白三姊所以不讓我進來的原故，——她怕我放了牠——並且認出牠就是常來我家偷東西

吃，也是我所最恨的那只大黃貓。每次當我追趕牠時，牠總逃到屋脊，牆頭或那些我一時不能達到的地方，回過頭來衝我得意地，驕傲地叫喊。好像是故意地譏刺我：『你來呀！怎麼又不追了？』

對於牠的受虐待，我覺得非常高興。

我想趁此痛打牠一頓，但是牠凶惡的眼光使我不敢近前，我拾了小石子，碎瓦片擲牠來挑引牠的忿怒。牠只在繩索的束縛之下，暴躁地跳躍；還嗚嗚地叫着，忽然，我覺得那貓的樣子和我的舉動，都是非常地可怖的了。我急急離開那小院，跑進屋裏去。

『一只貓爲什麼怕我看見呢？』我鎮定着問三姊。

『我怕你放了牠。』她說，『今天那貓又來廚房偷吃的，讓我們捉住灌了點酒，拴在那兒了。牠沒有跑了嗎？』

『沒有。』

傍晚的時候，三姊告訴我說，那貓死了。

『怎麼一會兒的功夫就會死了呢？』我驚訝問她。

『剛才我不放心，便去看看。我見繩子太長，怕牠咬斷了逃走；就收短了些。想不到牠竟吊死

了。去幫我把牠埋了罷。』我跟着她拿了鏟子，向西跨院走去。

綠綠的兩隻眼睛，依然睜開地衝着門。不過沒有那炯炯的光芒了。三姊一點也不敢挨近死貓，也沒有氣力挖地了。我只得代她掘了一個深坑，戰戰兢兢地從門框上解下那貓來，連繩子一同放進坑裡。因為我也不敢用手去觸牠的身體和丰满光澤的黃毛。

很快地埋好了就躲開那里。我想忘了牠，像沒有發生這事似的，和平時一樣地玩，但是不成，我無論如何總擺脫不開那深深地印在我腦中的那只黃貓吊在門框上的可怖的樣子。

夜間我躺在床上，閉了眼睛。然而一雙發着炯炯的光輝的綠眼，橫在我到夢鄉的途上，使我不能入眠。很晚很晚我才睡着。我還整夜地作着怕夢，夢見牠凶惡地向我撲來。隨後有很多天的夜裏，我不敢獨自在黑暗中走。更長的時間，我不敢一人到那院子裏去玩。

現在，那雙綠眼和吊在門框上的可怕的印象已經不常在我面前出現了。但是每當我想起這事來，總覺得還是非常不安；非常後悔我那天對於一隻無抵抗的，可怜的貓的凶殘而且卑鄙的行爲。

一九三一年一月廿四日舊作 錢端禮

月 夜 道 上

月夜中
一條
長白的大路
樹葉濃陰裡
一盞
凝凍的燈

秋夜啊
寧靜
呵 冰凍的心
却已陷入
重重的秋深

悵惘的心緒
悄悄地想
舊日的秋
却不如現今的憂愁

一九三一年的秋 伊甸

夜 談

窗外又開始刮起西北風來，砂子打在玻璃窗上可以很明顯的聽見，我和斯君坐在發出很大熱力的爐邊，各人手裏拿了一杯「甜紅酒」——這是我們學院附近的教堂的上等產品——酒是一口一口的嚥了下去，臉上的緋紅也漸漸的加重起來；斯，好像醉了似的閉上了眼睛一句話也不說，而我被火熱及酒性的激動，種種的問題都浮到腦子裏來，所以我靠了「酒」和「火」的力量我便敢開始問他「你現在生活快活嗎？」「啊！我快活極了。並且我還要永久的快活着。」——斯，也受了「酒」和「火」的激動似的回答我。

斯的酒快要喝完了，我又替他斟滿；他忽然睜開了眼睛很用力的對我說「我勸你要快活啊！朋友，少年人要樂觀，並且要隨着你的所好，好好的，繼續不斷的盡量玩樂下去，唉！你想，要是少年時留了一個不快活而且自己從來沒有快活過的回憶這是一件極可怕的事啊，真的現在要好好的玩過去，老了，鬍鬚白白的那時閉上了眼睛一幕一幕的過

去的快活又重新在你的腦子裏出現不好嗎？」

我真相信酒的力量啊！斯，平常是絕對不會這樣說的，今夜他忽然有了這樣的論調真是使我相信酒的功效了。我們沉默了幾分鐘，斯，忽然嘆了一口氣。「你不是快活嗎？爲什麼又要嘆氣呢？」我好像抓住了他的錯似的質問他。斯，想了一想，又喝了一口酒從容的對我說「我玩着，我快活着，我總會想起絲西來……」我打斷了他的說話帶着驚訝的問他「你愛絲西嗎？」「啊，是的，我雖然很高興的玩着如果想起了絲西我是會一切都想停止了；我對於絲西不會忘掉，默默的刻了一條深痕在心裡，我沒有辦法使牠還原，恢復，我很願在這裡講給你我爲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深痕……」我聽了斯的話覺得他今夜真是那樣的慷慨出乎我意料之外，聚精會神的聽着他將要講些什麼呢？「愛情真是盲目的，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二九年的夏天，天氣很熱是要下雨吧，這天便是我遇見了絲西的第一次，在那一個時節我很難過，所以顯得有些頹喪；絲西來到我家是我的母親請她們來玩偶然的遇見了她，絲西那天給了我一個很清楚的印像我不會忘掉：細高的身材，卷卷的頭髮——我知道是人工的裝飾但也顯示着一種美吧，——我的母親開始對我介紹，我很不好意思

，因我對女孩子總是那樣怕的，但是我終于敷衍了一陣坐在一旁，忽然我的胆子大起來問她「絲西小姐你喜歡音樂嗎？」我想這是很合乎女孩子的口胃的。

「我喜歡中國音樂，胡琴我最喜歡呢。」她直爽的這樣回答我；我當時很覺得奇怪，現代的一般女孩們總要喜歡一些帶洋味的樂器吧，甚麼鋼琴啦！提琴啦！但是絲西會說「胡琴」，真是大大的出乎意料啊！

我想不出更適當的話來對絲西說，只看她很快活的對別人談話，但是一種不可解的心情逼着一定要和她談話，我開始對她說我們現在是學法文，她聽了我的話于是引起對我講出她在法蘭西的一些故事；……到鐵塔上去玩；並且有人從上面跳下來過……，她的說話帶着語調的表情，手總是不斷的動着……。那天黃昏的時候絲西才走，她走時對我伸出她白白的，細尖手指的手，握了握我的手，很快的說聲「再見」帶跑的走了……。她走了留給我什麼呢？——細長的身材，淡黃的紗衣，黑的鞋，白色襪子，帶表情的語調——。

當夜下着很大的雨，外面閃着電；我沒有睡着，絲西的一切都浮到我的面前；我自己知道我是

愛她了，真的我愛她了。表聲的，的，的，一秒一秒過去，天快要亮了而我還是睡不着，自己沒有法節制我自己，思想永久盤旋在絲西身上，唉，我愛她了，——真的愛情是盲目的。

一九三〇年的暑假中我很快活了，我很好的過着生活，好像知道了爲什麼而生活；這樣一個暑假過去絲西對我很熟，她對我相當的認識，我對她相當的了解，她很喜歡旅行，但是不能走很長的路途，這是她的缺憾，她對我講過這是因爲膝蓋跌壞了而引起的骨節炎，唉！影響到她現在不能旅行啊！

我很高興和絲西談話，因爲她對我談話總帶着直率的口吻；有時我很想大胆的對絲西說：「我愛你呀！」但是當我和她談話時這句話又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從來沒有對她說過，但是我很願意絲西能知道我愛她啊！

我很清楚的記得暑假將要完了的那幾天，總是陰暗的天氣有些使人難過；有一天我到市場去，真巧，一進口就遇見了絲西，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我的孩子脾氣，心臟不住的抖着……絲西開始問我：「你買東西嗎？」這句話好像救了我命似的把我提醒了「是的，我買東西」很快的回答

她。她和我一齊去買東西，我買了些手巾啦，胰子啦，都是宿舍裡所需的東西；絲西見了我買這些東西便問我：「你們又要上課了嗎？」「可不是麼。」我很自在的回答她，她不說話了低着頭，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

走出了商店的門忽然下起大雨來；絲西很難過似的對我說：「你看這樣大的雨怎麼辦？」「不要緊一會兒自然會停，」好像雨對我不發生關係似的回答她。我們開始在市場裡走着等待「雨停。」大的雨點落到鉛棚上發出很大的響聲，更加上遠遠的幾聲雷鳴，絲西似乎有些恐懼，而我心裡還會希望着：「雨啊，下吧，永久的，永久的……」在這一段大雨中絲西一些脾氣我又懂了許多：她不愛吃冰激淋，喜歡看舊戲，但是對於電影也相當的喜歡，她不喜歡看見穿怪顏色衣服的人們，她喜歡灰藍白三個顏色；……。終於雨停了，我們走出了市場，她願意伴着我在雨後溼泥的道上走；走到了街口我握着她的手她對我說：「再見，你們要上課了努力讀書吧。」「好，謝謝你……」我到了家是怎樣的高興，甚至于快活得難過起來，真高興，唉！過去了……

開學以後，我搬到學院裡來心裡忽然難受起

來；我不能閉上眼睛，一閉就是絲西站在我的面前，她的活潑的表情，直率的口吻又繞在我的身旁，我太難過了，甚至於要哭，但是我應當怎麼辦？「努力讀書吧！」重復的自己說着。

自從小河結了冰我不曾見過絲西，聽母親說她是病了，我聽了以後很難過，甚麼事都不想做，有時只能默默的祈禱着絲西的病能快快的好了………咳！想起了絲西心裡很難過，可是同時我也能憶起她的帶着酒窩的微笑………」斯似乎疲乏了，他不繼續說了；爐子裡的火也漸漸的減了熱力，斯好像酒醒了似的拍了我右肩一下說：「你會覺得我奇怪嗎……？」

燈熄了，爐子裡透出淡淡的火光來，斯，去睡了，而我還坐在椅子上想：斯，會要夢見絲西吧？……

莫加

夢

「連夜來好多的夢境使我惆悵了
明明知是空幻却又在依戀着。」

在春天的空氣中走着，大地上充滿了生氣勃勃的萬物；一切樹木正放芽，花朵也在開放，香息充滿了各處，溫柔的。

是兒童時代的校園，現在却孤單的一個人散步着，心中是無知，却又似有所依依的走向最可愛的海棠，樹枝上滿掛了含笑的花朵。

全身都感到異樣的輕盈。花的香息已經圍繞住走近的人……花朵中慢慢走出一個少女，她的衣服是樸素的淡白色，身段高長，一個乳白色的面孔，看去像是眼熟呵。

她在看我了，我也凝視着她，那一個默默不語的小嘴和水晶晶的眼睛，那瞳仁我認得她們。她們都默默的向我暗泣，電傳一樣快我懂了這過去的泣述。

她坐下了，手放在膝上，我又認出是那一雙嫩

嫩的手。我抬頭望她那一副憂鬱的神氣，再也立不定我伏身在她身邊膝上痛痛的哭了。手還在撫摸着
我……

驚醒，還有那被撫摸的感覺；眼中充滿了淚水。

一九三二，一，二四日

迦邏斯

飢餓的人

人物：

老乞丐——身着破污的衣服

瞎乞丐

其餘乞丐數十人，有男女，老幼，強健，懦弱，貌善，貌惡等許多類，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爛不堪的。

警察數人

地點：

一個舊庵前的破石子路旁，路上時有一二行人經過。

幕開時情景：

庵門半開，稍見門裡面的用木柱圍成許多格的柵欄，庵門兩旁休息着幾個窮苦的人，又停着一兩個賣小吃的擔子，餘外儘見些破牆。幕開時，正是許多乞丐們在雜亂的行動着，警察守在庵門兩旁。

警察甲（十分兇橫的）： 你們幹什麼啦？還不走開！粥也領到，却把街道堵死了！快

些走開!

警察乙(聲氣比較溫和): 嘿!你們靠邊不好嗎?堵死街道是不成的,快點上邊上去吧。

(乞丐群亂行動,聲音嘈雜)

乞丐甲(在尋找): 二禿兒!二禿兒!喝!這小業障又不知道那兒去了!有了吃就離開我,等到他這小雜種餓了的時候,就又纏上我來了。

乞丐乙: 媽!媽!我們在這兒呢!媽!等我們一會兒!

小孩的聲音: 小三兒咱們玩去吧!

另一個孩子: 不幹!我要再待一會兒……

小孩的聲音: 得啦!你待到明天,你也再得不到吃呢,乾脆,我們走吧!

另一個孩子: 對!反正待着也是餓……

乞丐丙: 淘氣兒的媽,走吧,這兒怪冷的。

(人群的一部份往街的一端沒去,一部份仍舊停着,漸試向牆邊移動着。)

警察甲(怒): 快點邊上去!

(老乞丐,瞎乞丐和幾個無力的乞丐都在牆角就地坐下。)

乞丐甲: 天好冷,現在都到春月了,還這麼

冷!

乞丐乙： 老天爺跟咱們過不去!

乞丐甲： 瞎大爺，您的粥呢?

瞎乞丐（聲氣緩慢）： 我的粥嗎？我收起來了，你想想，我是不是比你們更倒霉吧？我眼瞎了，看不到一點什麼，就是我自己的手我也看不見。倘若，我不把那一點兒粥藏好，那一定會丟的；去年，在這地方，我就被一個狠心的孩子偷去我剛得來的粥呢。

乞丐乙： 像我們這樣的窮人，還要被偷！我們有什麼呢！——光光的一條身子，包不滿全身的破衣服。

警察甲： 闌亨，咱們也完事了吧？

警察乙： 那就把庵門關了吧，你給我消差去勞駕；我去去就來。

警察甲： 好！你快點回來，咱們哥兒倆喝點兒去。

警察乙： 回頭說吧！（警察甲走入庵門內，將門關上）回頭見！

警察甲（在庵門內）； 回頭見！

（警察乙立在門旁向那坐在地上的乞丐群

注視)

乞丐甲： 喝！那位凶神可進去了！

乞丐乙： 你別胡說，門前還站着一位呢！

老乞丐（十分緩慢的）： 不要緊，這位很和氣的，他不會連我們的嘴也不許我們張的！

瞎乞丐： 我也聽見呢，那裡有一位巡警很兇。

乞丐甲： 他已經走了。

瞎乞丐： 我問你們，今天有沒有太陽？怎麼這麼冷呀？

乞丐： 有是有的，可是不熱，光也不厲害

瞎乞丐： 天快暖和過來吧！再冷下去，我就要凍壞啦：現在我不是已經就很不好嗎？

老乞丐： 瞎大哥，咱們這樣的人，是什麼也能忍受的，整個冬天都過去了，咱們還怕這點冷麼？

瞎乞丐： 不是這樣說，我覺到我比先前弱多了，我知道我會死去的，不論那天，那時，那刻，我願意快點暖和的原故，就是我願意死在太陽光底下。一輩子都是飢餓，莫非死還死在陰天嗎？

老乞丐（十分感動）： 有理！可是，咱們死在哪樣的天氣裡都是一樣的。（他手中拿

着的破碗，依然冒着熱氣)喝!粥還熱着呢!

乞丐甲： 熱不熱有什着要緊呢? 施粥施得太少，連我們的餓都去不了!

老乞丐： 你還埋怨呢，人家給我們這點，就不錯! 世上有多少闊人呀! 可是他們就不知道除去他們以外還有我們這些餓鬼，整天得不到一頓飽口他們只知道玩，樂，因為他們永遠沒有餓的日子; 所以他們也就永遠想不到咱們。

乞丐甲： 那麼這位施粥的人是準看見咱們了吧?

老乞丐： 他施粥那裡是爲了這個呢? 他大概是爲他自己的，也許他要得名兒，他就這樣做; 也許他造了罪，恐怕死後進地獄，所以這樣子做來贖他的罪; 也許……唉原故多着呢! 但他們這樣做總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乞丐甲： 這點點的乾粥嗎?

老乞丐： 唉! 你看着，覺得少吧? 其實不少了! 我告你吧，你看到沒有，今天施粥時候的那麼些人? 把每個人得的這一點點堆起來是多少呢? ………

乞丐乙：我真不明白，跟咱們一樣窮的人怎麼這樣多呢？

老乞丐：這就算多了嗎？天下和我們一樣的人多着呢！你以為闊人一定就闊嗎？他們有些比我們更窮呢！

乞丐乙：這話怎麼講？

老乞丐：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很難看出呢。因為他們有名聲，沒有錢，可以到處借。等到他們死了，就能真真的看出他們來了。你聽說沒有，上月張將軍不是去世了嗎？他在世時，多麼的闊氣呀！現在呢！房子被人變賣了；田地，好傢俱……所有的家產都歸給別人了，但是還有十萬的債呢！（這時，立在庵門旁的警察聽得入神，連連點頭，臉上帶出十分沉悶，無聊的顏色，他坐在門旁了）

乞丐甲：怎麼小柱兒還來領粥呢？誰也知道他家有十幾畝地的！

老乞丐：唉！……

瞎乞丐（從胸中掏出一個黑污色的布包，將牠打開，拿出那一小塊乾粥，吃了一口）：昨天，我走過劉家莊時，我聽見小柱兒的

媽說：『小柱兒，你成天老在家裡玩，明天不會也去領一份乾粥去嗎？』果然，他今天來了！

乞丐甲： 真他媽的不要臉！

瞎乞丐： 不必埋怨了！我再告你一點兒別的事：你們知道嗎，這次施粥是什麼人施捨的？

乞丐甲： 誰不知道，王財主！

瞎乞丐： 施多少錢的粥？

乞丐乙： 五千！

老乞丐： 五千！得了吧！說是五千，施到二千塊錢的就不錯！

乞丐乙： 怎麼？

瞎乞丐： 你那裏知道呢？那個管帳的能不賺下一筆嗎？他至少不客氣的拿五六百，也許一千！

乞丐甲： 真他媽的……

乞丐乙（搶着說）： 不是在我們進門時，有人點名嗎？還交給我們每人一個號牌，我想這就是防備管帳人的辦法吧？

瞎乞丐： 這樣的辦法只是去對付出錢的那位先生，這是手續！……可是這也白費，如

果我們明明有五千人來領粥，管帳的報上一萬人，誰又能知道呢！……反正他得賺一筆錢！

（坐在地上的一個小孩子哭着）

小孩： 媽！……

母親： 怎麼啦？乖乖！

小孩： 我冷！……

母親： 好孩子，再過幾天，天就暖和了。

小孩： 我也餓！……

母親： 忍住一下吧，回頭媽有錢，買餛飩吃吧！來，先在媽的懷裏暖和一會兒……

瞎乞丐（注意聽着母子們的談話）： 是小楞子的媽吧？

母親： 對了，瞎大爺！

瞎乞丐： 小楞子餓啦？……我這兒剩有一點乾粥……來！拿去吃吧！

母親（感謝）： 那多麼不好，吃瞎大爺的乾餛飩……

瞎乞丐： 不要緊，來，拿去吧。（由懷中拿出剛才那布包）

母親： 小楞子！瞎大爺分給你吃；得，瞎大爺，我拿一小半吧！……够了，謝謝您哪！

老乞丐： 你們娘兒倆個領了多少？

母親： 唉！比一個人領的多一點點，等我們娘兒倆個一走出門就吃完了！

瞎乞丐： 大姑娘那兒去了？

母親： 她嗎？已經給五兒了。瞎大爺，您想想吧，她到年歲了，我不能養活她，不如把她給了五兒，他會養活她的。若不然，她再生兒養女的，可就活活把我急死了！

瞎乞丐： 五兒還拉車？

母親： 對啦！

瞎乞丐： 這小子還活得過去，聽說他的買賣還不錯呢……您的大姑娘可有福啦！

母親： 她那樣的年歲還要飯，我真有點難過，我寧願把她給五兒了——至少是用不着出來伸手問人家要東西了！

瞎乞丐： 她真造化！

母親： 現在我跟小楞子娘兒倆，天天要飯，倒也不覺得多苦……小楞子，叫你的瞎大爺一聲，咱們該走了，叫呢！

小孩： 瞎大爺！

瞎乞丐： 啊！好孩子！瞎大爺眼瞎了，看不見小楞子呢！可是，瞎大爺知道小楞子又

胖又乖！……

母親：咱們改天再見吧，瞎大爺！

瞎乞丐：好啦！改天見！

（母子起立，向街道的一端走去）

老乞丐：瞧人家還有個一兒半女！我呢，我沒有半個！

瞎乞丐：有那些作什麼，像咱們這樣窮的人有這些個也是累贅！

乞丐甲（看見幾個乞丐都走了，向乞丐乙說）：咱們也該走啦，到熱鬧的街市上去混點吃去吧！

乞丐乙：走吧！我這兒有一個大，一人來一顆烟抽抽（他們立起走到小攤前）

乞丐乙（向老乞丐）：老哥，您還歇會兒？

老乞丐：還得……（聲音被別的重音壓下聽不到了）

乞丐甲：怎麼你怕我們白抽你的烟呢？

乞丐乙：你就把錢先給他，咱們該走了！

小攤販：不是這麼說，我也是小本生意的人呀……

乞丐甲：我們沒錢也就不抽你的了，給你這兩個子兒！（甲乙二乞丐向街的一端隱沒

了)

老乞丐： 真是沒法子……

瞎乞丐： 老哥！您今兒個那兒去？

老乞丐： 我也不知道呢——最要緊的是，
今天怎麼着也得再要點東西吃……

瞎乞丐： 這實在是難……昨天我在一個熱鬧的街市上的路邊，跪着，哀苦的喊叫，求恩惠，我叫：『善心的老爺，太太，可憐我這又老又瞎的……』我這樣的喊了半天，一個大也沒得到，我餓得哭了；一個巡警走過來，把我趕走……但是我餓呀，我就又在另一條街上，叫憐了『可憐我這快死的，又老，又殘廢的吧！』好容易得到兩個子兒！後來，有一個跟我差不多的老頭子經過，我又那樣叫着，打動他老人家的心，給了我一張票子……我使勁的對他道謝，願他長命百歲。唉！只有老人可憐老人！

老乞丐： 瞎大哥！前天我在小胡同裏，遇到一個像是公子一樣的人，他叫我唱一點小調子，他願給我兩吊錢。我那兒有嗓子呢！我却拚命的唱了，我的心像是

空了一樣的難受，那唱出的聲音我自己聽了也害怕。那公子却笑着，給了我兩吊錢，您說這不是拿我當畜類看嗎？

瞎乞丐（突然快樂）：咱們今天有吃了！

老乞丐（緊張）：那兒？

瞎乞丐：今天有三個地方去！咱們哥兒倆個一塊兒去！

老乞丐：您準知道這三個地方都施捨！

瞎乞丐（緩緩的）：城裏，大街上，有一個舖子新開張，咱們唱句吉利詞兒……城南，李宅有喜事，咱們道個喜去……喜雀胡同洋鬼子每禮拜四下午放錢，每人一吊！

老乞丐：咱們這就該走啦，不然，讓別人先去到，咱們後到的就保不住了！（立起）

老乞丐（亦起立）：對，走吧！

老乞丐：我的身子像是凍上了，怎麼走道兒也覺得不方便……

瞎乞丐（嘆氣）：唉！咱們可不是活一天算一天嗎？有什麼勁兒呢！永遠餓，永遠餓！說實話，我都不愛活了！老天爺賞我個死吧，越早越好！

老乞丐（向街的一端同瞎乞丐蹣跚走着）：

得了！咱們不必埋怨誰了，這是老天爺給咱們的命苦……

瞎乞丐： 咱們在世上是苦的！到了老天爺那兒咱們還受苦嗎？（已走入街的一端，只聽到聲音）老天爺那兒……（聲音弱到聽不見了）

警察（低着頭沈思着，臉上蒼白，抬起頭來）：

唉！原來我和他們差的就是衣裳呵！他們也是一天天的混飯吃，跟我一樣；我每天還要站六個鐘頭在街上，風雨，雷雹，我也不能躲在屋裏，吃塵土，一樣的吃長官的叱罵！爲了活着，爲了妻，爲了子女！現在他們都混飯吃去了，我更埋怨什麼呢？我有比他們好的衣服穿，比他們好的東西吃！玉青哥還等着我呢！

（他立起，推開庵門，慢慢走入；幾個行人慢慢走過，小販挑起擔子也隱去，街上沒有動靜，微聞遠處的人聲。）

閉 幕

一九三〇，四月二日 倩尼

出版日期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

定 價 每月一期 每期六分
半年三角 全年五角
郵費在外

通信處 北平阜成門外中法大學
孔德學院孔德文藝出版部

